

转院后,护士长领进来一位护工,我看了很失望。那是一个黝黑黝黑的,看上去很老的乡下女人,最多一米五的身量,只有眼睛笑眯眯的,闪着和善的光。护士长像是看穿了我的不放心,进一步介绍道:“辛阿姨今年58岁,来上海也有了一年了,护工活做得蛮好的,放心吧。”

58岁还来打工?又矮又小能做什么?这不是我理想的护工,但我还是接受了她。

以后的日子证实了护士长所言不诬。辛阿姨手脚勤快,年轻护工能做的她没一项落下过。为人朴实,晚饭后趴在床边护栏上像看护孩子般给我讲她安徽老家的故事,我常在她的娓娓讲述中安然入梦。

转眼到了端午,辛阿姨的小身子轻盈地飘进了

病房:“发粽子了,发粽子了!六只,六只呢,还有条小毛巾!”她乐得脸上“菊花”盛开,声调里满是对护工部的感激。

即刻,辛阿姨就剥了只肉粽三口两口地下了肚。其时离中午打饭不足半小时。

午饭,女儿送来了清蒸鱼块,我的那份红烧肉,宫保鸡丁都给了她。她的荤菜是两个大鸡腿。让我这个病人羡慕的是辛阿姨的好胃口,她风卷残云,一会儿就光盘了。我再次感叹:健康如她,多好!

午后醒来,睡眼惺忪里,见小个子的辛阿姨揉搓着肚子团团转。“你怎么了?”“肚子胀得难受。”我问:“吃多了吧?”她苦笑笑:“在老家吃这

点算啥?一进城就娇贵了。”晚饭,她一会儿摸摸那只装粽子的黄色塑料袋,一会儿看看打来的饭菜,磨磨蹭蹭,全没了昨天的兴奋。“怎么还不吃?”她愁眉苦脸:“不知该吃哪一样好。”这还不容易,想吃粽子,就放弃饭菜,想吃饭菜就不吃粽子。我说了这层意思。她回说那是不可行的,粽子,她想吃什么,饭菜也是属于她的,怎么能不吃呢?“鱼和熊掌不可兼得”,这话到了喉咙口,我硬是咽下去了,我知道她只读过一本书,现今只会写个名字。犹豫了半天,她做出了我认为较好的抉择:吃医院提供的饭菜。毕竟粽子是糯米的,难以消化,尤其对一个年近六十的女人。

当晚将我安顿停当,辛阿姨向我嘱咐了一个病人应注意的各个事项,不再向我描绘她家乡种的小扁豆小南瓜的可爱,匆匆拎着黄色袋子出门——将粽子送给年轻好胃口的其他护工去了。好一阵子辛阿姨回了病房,手里黄袋子赫然还在:没人要。她喃喃自语:“谁都有粽子,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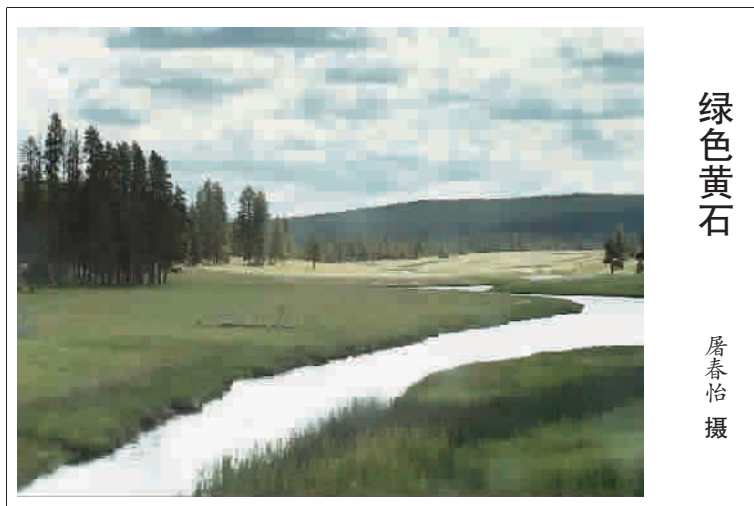
顿还吃着病人送的好菜,哪个还吃得下粽子?”接着就抱怨声起:“发什么不好?要发粽子!”

是夜,好睡眠的辛阿姨辗转反侧,准是在发愁她的粽子。第二天,天气又闷又热。辛阿姨像个陀螺在屋里转。午睡时我被一股怪味呛醒,抬身看,辛阿姨蹲在一个锈迹斑斑的坏了的小冰箱前,拽出了破布烂架及瓶瓶罐罐,屋里灰尘弥漫。我大叫:“住手!坏冰箱用不得了,有细菌!当心触电!”

入夜,大雨倾盆。雨中夹杂着啪、啪、啪的巨大敲击声,我喊辛阿姨,她迅速开窗,风雨中拽进一个黄色的袋子,带进了一地雨水,于是啪啪声顿止。这是干嘛呢?是用冷雨为粽子降温吗?

那几天,辛阿姨简直疯了。

她把粽子用面盆盛着放在水斗里像冰西瓜一样冰着;她打电话给远在几个区之外的老乡来取粽子,人家一口回绝,路费比粽子还贵呢。她一次次去配餐室,把粽子放在微波炉旁希望有人取走,但不见有贪便宜的人出现。我想出一计:“辛阿姨,卖给我吧,我让女儿每天在家



绿色黄石
屠春怡摄

吃一只,可好?”“你骗我,她说不爱吃粽子的,还有,我怎么好要你的钱呢?”

我说干脆扔了!辛阿姨睁大了惊讶的眼睛:“罪过,罪过!那是粮食啊,里面还有蛋黄、赤豆呢!”她又从床下拖出了一只马甲袋:“你看,我每天把你们病人不吃的小酱菜包都收在里面了,到有老乡来时带回家,怎么能浪费呢?”

最终,她把粽子给了医院的一位清洁工,一个结怨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家乡。辛阿姨那天脸上又是“菊花”盛开了,为粽子找了出路,为痼疾开了一把锁!

有外地朋友访新,我总是带他们或建议他们去新加坡植物园走走。去年它入选世界文化遗产,之后再“推销”它的时候,免不了加上一句——它是新加坡唯一的世遗,也是世界上入选世遗仅有的三个植物园之一(另两个是意大利帕多瓦植物园、伦敦邱园)。被我这么一鼓吹,他们都会进园逛逛。遗憾的是南洋游园,天公不作美,动辄出汗,少了几分悠然舒畅,这没办法。

植物园里挂牌的国家级遗产树有十多棵,其中两棵是香灰莉木(Tembusu)。我每次去,都会在这两棵树前逗留一番。两棵树“一胖一瘦”,先说那棵瘦树,它高大挺拔,树龄估计超过270年,腰围(主干周长)大约6.5米,高约40米,是植物园同类树种中最大的并且也是新加坡最珍贵的一棵香灰莉木。寄生在此树上的巨大藤萝——羊角藤,估计也和它的“主人”一样古老。另一棵胖树则更加出名,因为新加坡五元钞票上的图案就是它。这棵树横向发展,枝干平行伸向大地,树龄超过150年,高约30米。我十九年前刚到新加坡时,这棵“五元树”还可以接近,横出的树干非常低,估计当年孩子们一定喜欢爬上去玩耍。后来为了保护它,四周用铁栏杆围上。

香灰莉木终年常青,树皮布满深深的裂纹。花期较为固定,每年两次,五六月盛开一次,十月或十一月会再次开放,傍晚时分尤为芳香。随着树龄渐长,花朵由乳白色逐渐转为黄色,香味也逐渐转淡。如此高大美丽的开花树,实在罕见。果实为红色小浆果,是鸟类爱吃的食物,结果期,满树小鸟叽叽喳喳争相啄食,好不热闹。

它木质非常坚硬,不受白蚁侵害,可用来造桥、做舟、建房。还可用它制作砧板,故也称南洋的砧板树。它是世上最上等的砧板,菜刀切割后的痕迹很快会弥合起来,有自然“抚平创伤”的功能,而且据说细菌无法在它身上存活。可惜现在都用新材料的塑料砧板,失去了木质砧板的种种天然优点。我的老师王润华教授对香灰莉木情有独钟,他家的砧板就是香灰莉木,不过师母淡莹说:“平时切水果蔬菜也不用它了,只有剁排骨剁鸡时才用。”看来,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,超市食材的方便化处理,它也渐渐成为一种摆设了。王润华老师根据读音,自创了译名,称它“登布树”,为它作文又作诗。他写道:“新马早期大洋房的后院,都会种几棵登布树,它具有自然顽强的生命力,不需人工照顾。”不知毛姆的小说里是否提过香灰莉木,毛姆倒是用“木麻果树”做了他一个短篇小说的书名。

南洋的「砧板树」
何华

打搅那地金黄,落叶是无韵的诗,你走在上面,你也成了诗。

上海的秋天相对北方要湿润的多,公园里花草依然茂盛,一年四季花开不败。已是深秋,还能闻得到桂花幽香。中山公园每年都有菊花展,菊花是太原的市花。气候跟土壤的原因,太原之秋百花萎谢,绿色褪尽,只有菊花不畏严寒,它们迎霜怒放,努力点缀着北方的秋天。太原也有枫叶可赏,崛围山的红叶虽不及香山那么有气势,但也层林尽染,若是刚好下了点雨,云雾缭绕,高山点溪,淡淡的蓝天。很美。秋天是太原四季中最美的时节,上海公园里常见的美人蕉秋海棠,月季茶花,即便是路边那些毫不起眼的小小野花,都盛开在温室的花盆里,可花匠无论怎样精心伺弄,坚持不了多久,花萎叶落,都死了。

好了,现在在菊花厅,闻蟹来,佐一壶黄酒,通脉厚肠胃,润肤养脾肝,上海人深秋的幸福,有时就是一种诱惑,与秋色无关。太原人入秋,讲究的要去“清和元”(百年老字号)喝“头脑”。傅山先生发明了头脑。用羊肉、羊髓、酒糟、煨面(炒过面粉)、藕根、长山药,连同黄芪、良姜八味配成,所以也叫“八珍汤”。喝头脑一定要清晨,越早越好。我不禁想问,跟《水浒传》里的“赶碗头脑”有关系么?

霜降早已经过了。上海秋天的雨,细密频繁,一场一场赶趟。天渐渐冷了,风过叶落,一叶知深秋,一秋尽残叶。秋天的梧桐很美。风一吹,金色的叶子飘摇婀娜,落在脚下身上,路上行人脚步匆匆,赶往各自的蝴蝶梦。香樟树小小的叶子四季常青,一丝隐隐香气,依然袅袅。小区外墙沿街大片大片的爬山虎红了,秋意更浓。

不禁想起家乡太原。连下几场雨,清晨走在路上,已经打籽儿的老槐树,叶子窸窣露空,叶落满地,饱沾露水,好像槐树的眼泪。树有眼睛么?一股小风掠过,寒气让人激灵一颤。太原的秋雨来得快且猛,灰突突的天,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砸一阵,嘿,太阳又出来了。一低头,落叶灰土土脸爬满地。阳光猛烈。正午走在街头,前胸烤得发烫,后背却阵阵阴冷,领口收收紧,不由得缩头缩颈。太原的行道树多是银杏,也有杨树,以前洋槐与柳树也多,现在不知为什么少了,许是柳絮恼人?在北京工作那几年,每近深秋,人们对香山枫叶啧啧不已,其实最美是银杏叶。种植历史比太原久远,许多地方可见,据说最早一批种在钓鱼台宾馆前那地方,现在已成观赏银杏的一个地标性景点了。诗人说——秋天最好不要扫落叶,不要

秋日碎语

子溪

好了,现在在菊花厅,闻蟹来,佐一壶黄酒,通脉厚肠胃,润肤养脾肝,上海人深秋的幸福,有时就是一种诱惑,与秋色无关。太原人入秋,讲究的要去“清和元”(百年老字号)喝“头脑”。傅山先生发明了头脑。用羊肉、羊髓、酒糟、煨面(炒过面粉)、藕根、长山药,连同黄芪、良姜八味配成,所以也叫“八珍汤”。喝头脑一定要清晨,越早越好。我不禁想问,跟《水浒传》里的“赶碗头脑”有关系么?

自来水管早包扎

陈日旭

中城市民一定不会忘记今年1月下旬的一场大冷。连续几天将近零下七八摄氏度的低温,冻结了室外的自来水管,很多人几天无生活用水,只得到楼下人家“讨水”,抑或提着水壶,水桶到门卫室排队提水,老弱病残尤其苦不堪言。更糟糕的情况是,大量老旧小区之后,一遇气温回暖,小区住宅外墙的水管、室内的龙头和水表纷纷爆裂,顿时楼上、楼下水漫金山。这场风波现在回想起来,确实有点后怕。

痛定思痛,其实,早在这场寒潮来袭的一周前,气象部门已发布预报,而有关方面却似无应急准备,暴露出脆弱防灾减灾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的短板。往深处一想,更是暴露思想的短板。

近日,笔者专门对小区的外墙自来水管(已经二次改造)巡视了一番,发现不少管子的外包扎材料早已破损,黑色包带在风中飘动,内管裸露的情况不止一处。有鉴于此,我写了一份维修报告交往物业,接待同志回答,包里有计划,准备搭脚手架,换更好材质的水管和包装材料。这真是福音!

眼下,“立冬”已过。虽说尚未进入真正气象意义上的冬天,但一场秋雨一场寒,距离一年一度寒冷的冬季已为期不远。有否“几十年一遇”的寒流?谁也不敢妄下断言。不过,世界气象组织、国家气候中心组织机构已发声:“高冷公主”拉尼娜要来了,预示今年冬天可能更冷些。

再回过头看物业,关于换水管的事尚无动静。又转念一想,物业既已有所承诺,一定会付诸实践,但愿我的忧虑是多余的。更希望全市所有住宅小区的物业部门都及时行动,建立应急力量储备机制,落实具体措施,未雨绸缪,造福于民。



闺蜜最近迷上了手作护肤品。聚会的时候献宝,拿出一管不是肥肥胖胖的手工皂,就是一管管口红、润唇膏,谈及各种配方更是头头是道。要知道,当初念书的时候她并不是化学课的爱好者,现在,却差点把闺房改装成实验室,量杯、温度计、加热器、模具一应俱全,熟悉硬油软油的分类和各种精油的用途,说起话来有种女科学家的知性和爽利。

问起身边朋友,才发现迷上手作护肤品特别是手工皂的不止一个两个。原因各异,有的是出于好奇,想了解自己每天使用的洗面奶、润肤露是如何做成的,含有哪些有效成分;有的是因为皮肤过敏,一直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;有的是茹素后不想再用含蜂蜡的唇膏;环保主义者要寻找对环境更友好的洗护用品。而另一个原因——省钱,大家都没有提及,我猜想,由于用的是真材实

料,且不能大量生产,省下的钱可能非常有限。

说到省钱,英国作家蕾贝卡·艾许在《省钱过好日子的幸福处方》一书里建议大家不要盲目追随大牌产品,化妆品市值惊人,各大品牌不惜花大价钱,借大明星的脸蛋,试图说服我们把辛苦赚来的钱花在最新的美容科技上,然而,最早的化妆品玫瑰叶粉是到1891年才被生产出来的,在那之前的好几世纪里,女性都是使用燕麦、小黄瓜、油以及自己花园里采下的天竺葵花瓣来保养皮肤的。

东方的情形同样如此,只须看一眼《红楼梦》第六十回的标题就会明了——《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来茯苓霜》。史湘云一觉醒来两腮作痒,疑似得了杏斑痱,向宝钗讨要蔷薇硝擦。第四十四回,又写宝玉是制胭脂的高手,曾对平

儿说:“铺子里卖的胭脂不干净,颜色也薄,这是尚好的胭脂拧出汁子来,淘澄净了,配了花露蒸成的。只要细簪子上挑上一点儿,抹在唇上,足够了;用一点水化开,抹在手里,就够拍脸的。”

宝玉制胭脂时满心欢喜,手工制皂者们也说,比起手作护肤品的实际效用,制作过程的愉悦感更让人沉醉。用甜杏仁油、乳木果油制护手霜,用玫瑰果油制面霜,用椰子油、棕榈油、橄榄油制肥皂,液体皂做成时其实是软软的半固体,用之前加温水调匀再滴入喜欢的精油,一个人静心静气做这些的时候,闺蜜会关闭手机,完全沉浸在与自己相处的时光里。每次配方不同,加上保质期短,在自己手中诞生的金盏花润唇膏、牛油果护发素种种,仿佛都成了有生命有不同性格的活物。

她也有个手作朋友圈,领头的是位台湾太太,天气好时大家会聚在一起,特别是做肥皂,因为长时间的连续搅打需要手劲,她们就接力作战。阳光正好的下午,古典音乐音量调小些,休息时喝杯茶,吃块小点心,分享些制作秘方和读书心得,正是释放压力、补充能量的好机会。

说到完全天然的护肤品,现在已经很难得,而且越天然越不容易保存。纯天然的护肤品和经过现代工艺加工制作的化学品,很难说孰好孰坏,受诸多因素影响,手工并不一定代表高品质,化学加工品也不一定对皮肤有害。

孜孜不倦研究手工皂配方的闺蜜很明白这个道理,碰到别人赠送大牌明星护肤品,她还是会欣然收下并认真使用。对她来说,享受科技进步的成果也好,花在肥皂盒里的古典时光也好,都是过好日子幸福处方。

七夕会

《马来亚的行道树木》里写道:“如果被问到新加坡有什么独特的树,我们会指向东陵区的香灰莉木,其他大陆找不到如此上好的同类树种。”这里所说“东陵区的香灰莉木”,指的就是植物园里的香灰莉木。E. J. H. Corner 是著名的英国植物学家,他为新加坡的绿化及热带植物研究和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。E. J. H. Corner住过的房子现在或成了一件高档去式餐馆,名字就叫Corner House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